



譯民俚李 著等亞卡斯基萊西華·姬萬

屋茅的下樹樺白

行發店分總東華店書華新

8
W

譯者的話

這兒的四個短篇，都是在新少年報上刊載過的。

白樺樹下的茅屋發表時改名老婆婆，而且爲了適應篇幅曾大事刪削過，現在仍恢復原狀。這是一篇蘇聯少先隊員們用勞動來幫助烈屬的動人的故事，反映了蘇聯人民相互間的友愛精神。原文刊於一九四七年十一月號的友愛的兒童月刊上，作者是有名的波蘭女作家萬姐·華西萊美斯卡亞，虹、只不過是愛情等著名小說都是她寫的。

機智的小英雄萬尼亞，是由蘇聯小學二年級課本祖國語言中譯出。它描寫衛國戰爭中的一個小英雄，如何機智地偵察敵人的情況，幫助紅軍趕走了法西斯強盜。

抱着大石頭的小姑娘是兒童文學作家蓋達爾的好朋友富拉易爾曼的作

品。那是由他的中短篇選集內譯出來的。這篇短文出乎意料之外竟受到新少年報小讀者們的熱烈歡迎。

泰茨的學校巷是輕鬆的，它活生生地描出了一個勇敢的小姑娘，喚醒了同學們，用集體的力量教訓了二個欺負她們的頑童。

最後，我在這裏竭誠地希望全國的少年兒童隊員及小朋友們，能夠和新少年報的小讀者一般，從這本小書中汲取精神食料，而且把它們灌輸到行動中去。

目 錄

譯者的話

白樺樹下的茅屋 萬姐·華西萊芙斯卡亞(一)

機智的小英雄萬尼亞 蘇聯 索洛維耶娃(二三)

抱着大石頭的小姑娘 蘇聯 富拉易爾曼(一九)

學校巷 蘇聯 秦茨(二六)

白樺樹下的茅屋

萬里、華西萊美斯卡亞

度退到來的時候，提着滿桶的井水，沿着溼滑
常困難的。但杜妮雅卻喜歡下坡去
垂柳披上了白色的皮
柱，好像



『滑吧，

正向井邊走來。她雖然只提了兩隻空木桶而且是沿着坡路下來，但一路上卻儘是喘息着，還用頭巾揩着臉上的汗。

『滑吧，婆婆？』杜妮雅拿起自己

，原來那是住在白樺

杜妮雅聽到一

的水桶問道。

『呵，滑的很，滑的很……我回頭怎麼上山呢？連自己也不知道！』

『從這兒提水上坡大概是很吃力的。怎麼沒有人幫你的忙呢？』杜妮雅說。

老婆婆陰沉沉地笑了笑。

『還有誰來幫我呢？』老婆婆沒等她回答就補充着說：『現在我家裏什麼人也沒有了，什麼人也沒有了……』

杜妮雅對自己不小心的問話不禁非常懊悔。實際上她知道得很清楚：在戰前，白樺樹下的茅屋裏人很多很熱鬧。老婆婆有好幾個兒子、女兒和孫子；但現在卻一個人也沒有了。老婆婆的兩個兒子和一個女兒都在戰爭中爲國犧牲了，孫兒們又在德國人到村裏來搜尋游擊隊時被他們打死。因此只剩下她一個孤零零的老太太。集體農場方面雖然幫助她種田，但在家裏她還是得自己忙碌。

杜妮雅沿着坡路往上走，小心地伸着氈靴一步一步的跨着，免得在坡路上滑交，把水潑翻。她走到坡頂上歇下來，只見老婆婆在不能勝任的重壓下低躬着腰，緩慢而又吃力地爬上山坡來。

第二天早晨，天還沒有亮，杜妮雅已沿着菜園子向白樺樹下的茅屋跑去。在牆跟的土圍（註二）上攔着兩隻空的木桶——看來普拉斯柯菲雅老婆婆又準備去取水。杜妮雅用手把兩隻木桶一挽，往山坡下跑去。兩隻木桶按着她奔跑的節拍，互相碰撞着作聲，但杜妮雅跑得是這樣的輕快，甚至在不知不覺之中唱起歌來。

她打滿了水，一心想把兩桶水一起挽了走，一試卻力氣不夠。她只得在井邊留下一桶，提起了另一桶回頭往山上走去。她覺得那桶水好像比自己往常提的輕得多，但其實那木桶的大小與杜妮雅家的是一樣的。

當杜妮雅漲紅了臉，流着汗走近白樺樹下的茅屋時，老婆婆高興得對她拍起手來：

『我出來一看——木桶不見了。我想，它們躲到那兒去了？啊！我的好孩子，你怎麼會想起來幫助我的？這樣怕會使你來不及上學校……』

『不要緊！』杜妮雅笑道：『這兒是你的水桶，讓我立刻把另一桶也提來。以後我每天給你老人家來提水。我在學校裏是第二班上課的，所以還趕得及……兩桶水夠用了嗎？』

『啊，你真是我的小寶貝，難道還不夠用嗎？你知道，我就只一個人……』

杜妮雅不等老婆婆謝她，早已飛一般的下坡，向井邊跑去。風在她耳邊呼呼發響，她的心中高興的了不得。

米沙正在打着井水，他凝視着杜妮雅問：

『什麼事？你怎麼這樣快樂？』

『沒有什麼。』她答道，就和米沙一起挽着水桶上坡。可是當她向右面拐彎的時候，米沙就奇怪起來了：

『你到那兒去，杜妮雅？』

『到白樺樹下。』

『難道這不是你自家的木桶？』

『不是的，是普拉斯柯菲雅婆婆的。』：

『呵，讓我幫你提到那邊去。』

杜妮雅很想拒絕他的幫助，但是自己的手臂已經疲乏得發痛。你知道，提着一桶水上坡實在不是件容易的事；而且她還得替媽媽提水，她媽媽正在家裏等水用哩。於是她默默地接受了米沙的幫助。

老婆婆正在院子裏斜樹樁上劈柴。斧頭常常滑下來，木柴就掉下樹樁。米沙把水桶向階沿上一放，悄悄走上去。他從老婆婆手中拿下了斧頭說：

『婆婆，我只要兩下就給你劈開！』

『你做什麼！你做什麼！』老婆婆連忙向他搖手，可是米沙早已拿起



……米沙早已拿起斧子和木柴。

斧子和木柴，當杜妮雅沿着小路奔回家的時候，她聽見老婆婆的院子裏已響起了斧子的劈裂聲——愉快而迅速地好似說：

『對！對！對！……』

事情就這樣的開了頭。每天早晨，當杜妮雅挽着一桶水走到白樺欄下的茅屋裏來，她總在院子裏碰到劈柴的米沙。然後從什麼地方又來了維佳，他開始替老婆婆掃除院子裏的積雪，而且把從柵門通到大路去的小路也弄得乾乾淨淨。於是，在維佳之後又來了其他一些孩子。

有一次，老婆婆把柵門一開，孩子們就成羣地擁進了茅屋。

『明天是節日，婆婆！我們全體來給您拖洗地板，幫助您收拾收拾好過節。』

孩子們都覺得：大家一齊在老婆婆家裏做事真有趣，真快樂！要比在自己家裏做事快樂得多！

『也許是！因為我們大家在一起，所以這樣快樂吧？』臉上生着雀斑的

史吉莎說。可是沒有人回答她。

老婆婆一會兒拿着刷子，一會兒拿着抹布，一會兒又拿着木桶，但每一次都馬上被孩子們搶了過去。

『您老人家還是坐下歇歇，讓我們自己做好了。』小姑娘們勸她道。於是老婆婆不得不讓步。

她含着淚水看着孩子們，她突然覺得：這就是她的親生的孫兒女們——迦尼亞，冬妮雅，華妮雅，他們是在這裏，在這所茅屋裏，給法西斯強盜打死的。

節日到了。老婆婆請來了一羣小



孩子們都覺得：大家一齊在老婆婆家裏做事真有趣，真快樂！

客人：杜妮雅、米沙、維佳和史吉莎都在裏面。少年先鋒隊的整個小組都聚集到白樺樹下的茅屋裏來。老婆婆拿出她最精美的一套食具，像款待成年的客人一般款待他們。

他們吃着奶油餅子，吃着用蘋果乾與櫻桃乾做的蜜餞的糖果，唱着歌，嬉笑着。老婆婆告訴他們她過去的生活，追述她年青時代的情景。孩子們都願意不斷地聽下去。

有人在外面敲門。這是史吉莎的媽媽、杜妮雅的媽媽、其他集體農莊的女莊員們都帶着禮物來了。

『呵，你家裏在過節，普拉斯柯菲雅·伊凡諾夫娜。你瞧，多快活呀。』

『這是我請來的小客人，他們都幫助我做事。你們大概都知道吧？』
普拉斯柯菲雅老婆婆說道。

『是呀，你家裏坐滿了孩子，又像以前一樣了。』杜妮雅的媽媽低聲

地說。於是大家想起從前曾在白樺樹下茅屋裏住過的那些人，大家都沉默了。

『我心裏覺得：彷彿他們都是我自己的親孫兒女。』老婆婆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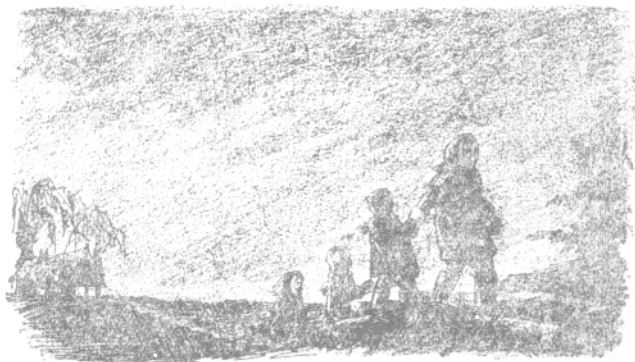
『是的，他們就是你的親人。』杜妮雅的媽媽說道。

鐵匠彼得叔叔的喉嚨響起來了。

『自然囉……我們住在同一塊土地上，大家就是一家人——這是應該如此的。』

『假使不是這樣，』老婆婆說：『多少人的心會因為悲痛而破碎呵！』大家都知道她在想念她的兒孫們，但是老婆婆還是含淚微笑了，她的臉上並沒有絕望的悲哀表情。孩子們知道成人們開始談話了，就一個接着一個地溜到屋外。

已是黃昏了。滿蓋着白雪的村子上面，一顆孤獨的青色小星開始在蒼白色的天空裏閃光。它靜靜地對人們眨着眼睛，好像有什麼非常親切可愛



他們就這樣唱着歌在村子裏走。

的事情想告訴孩子們。米沙唱起歌來，小姑娘們清脆的聲音和了上去。他們就這樣唱着歌在村子裏走。白樺樹下的茅屋裏，隱約亮起了燈火。這是普拉斯柯菲雅老婆婆在把點燃了的油燈放到桌上去。透過擋得非常明淨的窗玻璃，燈火放射出溫暖而愉快的光，好像一顆幸福的心在跳動。

（註一）『嚴寒』老公公——我國童話中人物，

是個管理霜雪的神。

（註二）牆跟的土圍——我國的屋子在牆跟上

另加一道低矮的土圍，防止寒氣侵入。

機智的小英雄萬尼亞

蘇聯 索洛維耶娃

事情發生在一九四一年十二月末一個小村子裏，在萬尼亞的家裏住了許多德國兵，突然，德國兵都不見了。

『難道都走了？』農民們互相低聲問道。

傳來了可喜的消息，說是有一部紅軍已到達了附近。

萬尼亞決心去偵察一下，究竟德國兵是不是真的撤退了。

他出了門，蕩呀蕩的蕩到人家的屋後去。突然，他發覺在一個倉房的門縫裏飄出煙來。他推門進去。只見泥地上燒着煤炭，德國兵正圍着它烤火。再遠一點的地方有架機關槍。一個法西斯強盜跳了起來，將萬尼亞一把推到門外，呼地關上了門。

『原來是這樣的一回事！他們沒有走，卻藏起來了，大約一等我們的